

郑克鲁 / 选编

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

一颗纯朴的 心

YI KE CHUNPU DE X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郑克鲁／选编

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3

一颗纯朴

的

心

YI KE CHUNPU DE X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颗纯朴的心

——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三)

郑克鲁 选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22,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327-1172-2/I·665

定 价: 6.6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目 次

戈比诺(1816—1882)	
红色手绢·····	郑克鲁译 (1)
阿黛拉伊德·····	郑克鲁译 (27)
约瑟夫·鲁马尼尔(1818—1891)	
居居尼昂的医生·····	郑 琳译 (50)
福楼拜(1821—1880)	
一颗纯朴的心·····	王振孙译 (57)
波德莱尔(1821—1867)	
芳法洛·····	郑克鲁译 (95)
埃尔克曼(1822—1899)——沙特里昂(1826—1890)	
拐小孩的女人·····	蔡 烨译 (127)
蓝色轻骑兵团的司号员·····	张保庆译 (143)
凡尔纳(1828—1905)	
二八八九年一个美国新闻界巨子的一天·····	郑克鲁译 (163)
让·莫雷纳斯的命运·····	郑克鲁译 (183)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	
猛兽·····	郑克鲁译 (217)
维利埃·德·利斯勒-亚当(1838—1889)	
薇拉·····	郑克鲁译 (239)

陌生女人……………郑琳译 (253)

左拉(1840—1902)

陪衬女……………王振孙译 (268)

南塔斯……………王振孙译 (282)

磨坊之役……………郝运译 (317)

苏尔蒂太太……………郝运译 (353)

都德(1840—1897)

最后一课……………柳鸣九译 (390)

柏林之围……………王振孙译 (399)

群星……………王振孙译 (408)

专区区长在田野里……………郑琳译 (415)

法朗士(1844—1924)

克兰克比尔……………郝运译 (418)

罗克珊娜小姐……………郑琳译 (448)

红 色 手 绢

戈比诺

郑克鲁译

在法国作家当中，有不少外交家，但是，在这些作家兼外交家之中，擅长写作短篇小说的并不多，而约瑟夫-阿瑟·德·戈比诺 1816—1882 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差不多跑遍了世界，到过瑞士、波斯（现今为伊朗）、希腊、巴西、瑞典、俄国，这些国家就成为他作品中故事发生的环境。戈比诺从事外交生涯之前已经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但都没有什么价值，直至他当了外交官，尤其是在波斯、希腊、巴西任职以后，钻研过“东方”文化，从中汲取养料，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有两个中短篇小说集《旅行回忆》（1872）和《亚洲故事集》（1874），都相当有名。下面两个短篇均选自前一本小说集。

《红色手绢》的背景是独立战争后的希腊。戈比诺十分喜爱这个曾经产生过灿烂文化的国家，他说：“我在那里（指雅典）度过了非常幸福的四年，如果不能说幸福，至少是非常充实的四年，这个时期在我一生中是最可宝贵的。”之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就因为“希腊在我身上产生了使我能充分发展的这种效果，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而且给了我这种我从

未有过的心灵、印象和表现的青春活力。在我至今发表的作品中，只有对力量的欣赏……而没有动之以情的成分。我在希腊却获得了这种成分。”戈比诺的话指出了《红色手绢》的特色所在。这篇小说的素材是戈比诺在访问塞法洛尼岛时在当地搜集到的，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希腊朋友讲给他听的故事。故事充满了异国情调和地方色彩。尤其吸引人的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索菲，作为配角的朗查也写得栩栩如生。戈比诺深受梅里美和司汤达的影响。毫无疑问，《红色手绢》的女主人公索菲颇有高龙巴的遗风。她在关键时刻的不露声色，她坚强的意志力，她善于周密安排的才干，她的不达目的不甘休的决心，她的铁面无情，与高龙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她追求的是爱情。她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朗查伯爵不也曾经无情地暗杀了自己的情敌吗？这个在政治上的不倒翁是个狡猾的老狐狸，然而毕竟败在一个表面温柔的姑娘手下，这就衬托出索菲是个更为强有力的人物。索菲这个女性形象十分鲜明突出，在法国短篇小说中并不多见。

《阿黛拉伊德》的题材自十八世纪以来已有不少作家触及，但戈比诺的处理有其独特之处。在他笔下，艾丽莎白和阿黛拉伊德母女二人都是被针砭的对象。从性格上来说，她们同索菲一样，都属于强者一类。艾丽莎白工于心计，做事周密，行动果断，而她的女儿性格似乎更有魅力：她热衷于斗争，而且就希望夺取别人的利益，她把同母亲争夺情人当作自己最大的乐趣，其实她早已不爱、或者从来就不爱罗特巴奈。戈比诺刻划阿黛拉伊德的变态心理细致而条理清晰。戈比诺对人物外貌并不看重，认为描绘服装等等“在

我眼里已丧失了许多价值”。在着意剖析人物心理的思想指导下，他分析了形成阿黛拉伊德的性格的环境、教育条件等等，指出她行动的主导思想，因而她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同样，对罗特巴奈的软弱、嫉妒心强烈等心理素质也描绘得很真切，使得这个人物不是一个木偶似的配角，写得也很生动。

——编者

塞法洛尼是一个迷人的岛屿。我能使你回想起荷马关于此岛的叙述^①，但荷马的主人公跟索菲没有丝毫关系，我最好还是略而不提《奥德修记》作者的见解。威尼斯人千方百计主宰了这个地方^②。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法律，移植了他们的风俗，这些法律和风俗再也不离开塞法洛尼，变得根深蒂固，比圣徒马可的统治还要长久。漫步在阿尔戈斯托利^③的主要街道上时，人们可以不断注意到有的房屋颇具特点，只见帕拉第奥^④的风格由一个并不笨拙的建筑师作为他几经转换、并非嫡传的学徒再现出来；纵然拱廊没有莫塞尼戈宫^⑤或瓦尼耶宫底层敞开的大拱廊那种壮丽，纵然拱腹很大，冠以一丛丛花叶边饰的窗户完全没有罗马大水渠的典范作品的雄伟气魄，尤其是，纵然人们观光到的

① 此岛(即萨梅岛)在《奥德修记》中多次提到，这里大约指第二十章的情节。

② 塞法洛尼自十三世纪初至一七九七年法军占领威尼斯之前，一直为威尼斯人所占有。

③ 阿尔戈斯托利为塞法洛尼岛的主要城市，常有地震。

④ 帕拉第奥(1518—1580)：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建筑家，注重古罗马建筑艺术。

⑤ 莫塞尼戈是威尼斯的显赫家族，一四七四至一七七八年间出了好几个总督。

这些建筑缺乏宏大规模，绝少有两层以上的房子，但还是可以在街上看到亚得里亚海古代霸主^①生动准确、然而缩小了的影子。我描绘的这条街，路面铺设了成斜线的两条宽宽的石板；有几条狭窄的、阴暗的、相当神秘的、蜿蜒曲折的小巷与这条街形成垂直方向，它们跟这条相连的、宽敞而笔直的街道一样富有特色；宽的一条街体现了意大利的典雅和欢快，而其他小巷则反映了意大利人的狡黠和深藏不露。

在大街和一条小巷的拐角上，有全城最为美轮美奂的一幢公馆。这公馆历来属于朗查伯爵家族，这是岛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我并不认为这个家族非常古老；在这块古老的地方，一切都是新的；但约摸在十七世纪末，这个家族的英雄，一个叫做米歇尔·朗查的，由最高议院的一道法令批准晋升为贵族，甚至获得圣马可骑士的头衔；他的后裔是接二连三的律师和医生，他们始终以朗查伯爵自居，飞黄腾达，又以可鄙的吝啬著称，向市民、工人、诚惶诚恐的农民放高利贷，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已跻身于威尼斯人统辖的诸岛最有威望、声名煊赫的五六个家族之中。只要威尼斯共和国保持统治地位，这些老爷、医生和律师就总是尊贵的威尼斯人省总督晚宴上的贵宾；苦役船船长在航海节以能邀请他们为荣；他们未被邀请参加的纸牌赌局，就不算有好牌友；至于他们，在人们记忆中，还从来没有给谁敬过一杯水，这就证明他们确实都是精明谨慎的务实者。

待到威尼斯人的最后一任总督卸下公爵冠冕，爱奥尼亚诸岛不再依附、从属他人之时，热罗姆·朗查伯爵成了他的同胞众望所归的目标。人人对他翘首以待，期望他有所作为，举国惊惶不安，期待得到他的建议。他没有使大家的希望落空。他脸色

^① 古罗马帝国拥有广大版图，希腊属于帝国的一部分。

庄重，牙关咬紧，一本正经地——这种态度意味深长——摇头晃脑。他忠于法国人，对俄国人唯命是从，对英国人忠心耿耿，总是高谈阔论，认为前一时期的统治是灾难深重的，取而代之真是万分幸运。^①接踵而来的政权把他看作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和一个杰出的公民；他获得拿破仑一世皇帝的荣誉勋位十字勋章；他得到亚历山大皇帝^②的敬重，获得圣女安娜十字勋章；维多利亚女王^③认为授予他圣乔治十字勋章是给这种勋章增添光辉。他不亢不卑地接受勋章。况且，他作风正派，在街上行走时身穿磨损的黑衣服，戴着腌臢的白领结，始终保持意大利式的不拘小节，有时穿着拖鞋，在钮孔里永远不系丝带。人们对他感激涕零。

热罗姆·朗查伯爵在内心深处有强烈的激情，倘若他在实际上对别人事务漠不关心，那么他对自身利益、寻欢作乐和眷恋异性就决不是这样了，可以说完全判若两人。他曾在帕多瓦^④获得学位，从那里回来之后才几星期，便在他的一个堂姐家里邂逅到一个新嫁娘帕拉齐伯爵夫人；头一眼便使他心旌摇荡，就仿佛遭到雷殛一般，人们论及爱情，无不这样形容^⑤。这时节，朗查非常潇洒，吐属有致，唱歌方面虽然技巧不够，但十分自然，总之，非常讨人喜欢，而且他确实就是这样。一年过去了，帕拉齐夫人刚生下第一个孩子，而他已成为她丈夫的挚友，在

① 一七九七年威尼斯失去塞法洛尼后，先后由法国、俄国(1807—1815)，再由法国，然后是英国所统治。一八六三年年青的国王乔治一世登位后，英国让出了七个岛屿给王国。

② 亚历山大皇帝(1777—1825)，俄国沙皇。

③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女王。

④ 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靠近威尼斯。

⑤ 这里指司汤达的《论爱情》第二十三章所论，戈比诺拥有此书一八二二年的版本。

她家拥有一切权利、责任、特权、享受、豁免权和奉承话，这种地位会持续他整个一生。他对这方面的生活具有异乎寻常的忠诚态度。他永远不想结婚，两次给帕拉齐还了债；帕拉齐接连被一个歌女和一个叫什么朱丽亚·博瓦勒的小姐迷住了，弄得晕头转向，后者跟苏格兰高地第八十四步兵团的参谋坐同一小船来到塞法洛尼岛，就像这个可怜的德尼·帕拉齐所解释的那样，由于家庭的不幸而落难至此。帕拉齐是在遇到巴黎的一位贵妇之后，才怀疑他的朱丽亚的人品节操的；那位巴黎贵妇给他提出了应走的道路。热罗姆·朗查在这种场合表现出堪与他的豪侠相媲美的柔和与耐心。他从不对他的朋友发脾气，甚至照顾起朋友的大儿子斯皮里蒂荣，这是个可爱的年轻人，日月流逝，他成了阿尔戈斯托利的主要咖啡馆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待在那儿不动窝，随时都可以看到他面对一杯咖啡或一杯水，坐在那里。但热罗姆伯爵公开承认最喜欢的人是索菲·帕拉齐，她比哥哥小两岁。在城里，尽人皆知，他的教父不结婚大半由于她的缘故，大家把她看作他确定无疑的继承人，在有识之士眼里，这明显地增加了她完美无缺的光彩。

这个妙龄的美人儿的母亲帕拉齐夫人早年非常俊俏，如今有点发福，身子沉重，一双大眼睛既温柔又灵活，既灵活又机智；总之，这一切构成南方地区的俏丽。热罗姆伯爵的眼光是不错的。这两个人的紧密联系看来水乳交融。不过，爱嚼舌头的人断定，这个家庭的天空像别的家庭一样，并不缺少风暴。可以肯定的是，大约在一八二五年左右，两个情人缠绵悱恻的激情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爱管闲事的人看到了某些事实，可是人们谈论起这些事实都小心谨慎；排除了夸张成分，这些事实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有个岛上的年轻人在巴黎刚结束学业，从那里归来。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大家管他叫赛查·拉扎伯爵；对这些伯爵，用不着感到惊讶：顺便说说，威尼斯人在他们爱奥尼亚的领土布满了伯爵。赛查伯爵是由一个上层贵妇的社交圈子栽培长大的，这些可爱的贵妇热诚接待与“大茅屋”^①之类的地方格格不入的青年。机敏的人非常赏识他，他也自视甚高。他觉得帕拉齐夫人十分迷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她隐瞒这一点；热罗姆·朗查对此流露出一点气恼；而赛查却变得更加执著；帕拉齐夫人遇到他时，不免要脸红；这是欣喜，还是不耐烦？很难断言，而在德尼·帕拉齐家，兴许掀起了轩然大波，德尼·帕拉齐突然开始有点睨视妻子的新交，不知怎么回事，也不知原因何在，英俊的赛查一下子失踪了。

人们惊诧莫名。威尼斯人十分节制、谨慎，他们往昔的臣民的后裔也一模一样。有人发表臆解，不过是躲躲闪闪的。没有人竟敢去问热罗姆·朗查，他的表情安然自若。据说拉扎伯爵在彼得堡，他在那里的骑兵禁卫军中任职。当有人在咖啡馆告诉帕拉齐这个消息时，他哈哈大笑，他对这个话题尽情取笑，于是各种怀疑又不胫而走。谣诼纷纷，说什么有个叫阿波斯托拉基的，是个可怕的壮汉，他的职业是专门在老远伴随热罗姆伯爵散步，在厨房吃过晚饭以后，睡在伯爵的院子里，他在小酒店吹嘘干过一件暗杀，由于无人知晓，所以显出干得更加漂亮^②。想打听消息的人从彼得堡的来信得知，赛查伯爵从来没在这个首

① 大茅屋建于一七八三年巴黎的蒙帕纳斯大街和地狱大街的拐角上，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是巴黎最著名的舞厅之一。有首民歌这样写道：“大学生先生们/到大茅屋去/跳康康舞……”

② 十九世纪中叶，在爱奥尼亚诸岛，家族复仇十分盛行，如在三万八千居民的赞特，一年有二百起暗杀。

都出现，况且骑兵禁卫军的队伍里并没有他。由于塞法洛尼人之间私下议论，大家终于接受私底下透露给英国人知道这件事；再说，热罗姆·朗查像所有的大人物一样，并非没有暗底下的仇敌，最后，有一个早晨，伯爵被英国警察分局局长邀去谈话。

欧洲人办案子有一种精确性，而在东方人看来，这种精确性总是显得极端可笑、粗野和令人厌恶，必须承认，有的问题提得实在令人不快。然而，热罗姆伯爵不管将军如何过分坚持，却应付裕如。他以符合自己身分地位的愤慨，驳斥了对他的品行无端的怀疑；他不信别人能向他提出任何证据，事实上也拿不出证据；他激动地谈到自己一生全部贡献于做善事，委婉地提到自己对英国和爱尔兰王权有过无限的忠诚表现。在愤怒地说出最后几句话时，他向庄重的对方指出，那些企图给他的声誉抹黑的人，全都属于纠集可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煽动家的政党之列，这个政党当时散布在全欧洲，在爱奥尼亚诸岛明显地妄图动摇警察局长的合法权威。要么英国这位官员对这个素不相识的显要人物的嚷叫声十分同情，要么——这是十分可能的——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被热罗姆伯爵的夸口、动之以情、愤怒和滔滔不绝的言辞弄得迷迷糊糊，事实是，他冲动地捏住伯爵的手，邀请伯爵当天共进晚餐。至于热罗姆，他表现出恢宏大度，这种手腕总是使他获得人心。他托人把十个塔拉里^①交给赛查伯爵的一个远房女亲戚，她的境况十分可怜。人们从不知道这个极其可爱的年轻人赛查变得怎样，这倒是真的。卡罗琳娜·帕拉齐伯爵夫人象从前一样心平气和，开始发胖，在短短几年变得十分臃肿，对朗查伯爵始终不变地另眼相看，人们以为她有点怕他。

到了一八三五年，这个美人儿的魅力已完全淹没在庞大的

^① 爱奥尼亚诸岛的货币，合五·二五法郎。

肉堆中了，只在她难得的情人的忠实心灵中留下回忆；而索菲如今变得婀娜多姿，古代的维纳斯塑像也没有她这么好的身段。她有一双母亲的眼睛，但带上母亲所没有的阴沉的闪光；异常沉静，但寡言少语中隐含某种东西；一只鹰钩鼻，越长越弯，可是人们不得不赞赏它的高贵气息；手和脚长得巧夺天工，皓齿宛如两串珍珠。她母亲十分得意地瞧着她；她父亲帕拉齐向热罗姆借钱，为的是能对她百依百顺，而她的教父热罗姆好几个小时对着她欣赏，沉浸在心荡神驰的赞美之中。

这种幸福情景原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幸福全给扰乱了。阿尔戈斯托利城的上流人士和英国军官常常拜访帕拉齐伯爵夫人的沙龙。每晚人们都在那里玩韦斯脱牌戏，有时，年轻人在那里跳舞；有的时候，他们玩各种各样天真纯洁的游戏，互相说悄悄话；通常，冬天过去，总要举行几场婚礼。有一晚，热罗姆·朗查情绪特好，近乎快乐；他刚向三个中尉提前支付他们的月薪；这天是二十四日，很自然，这是一个乐于助人的行动，他心甘情愿这样做。他经常如此，驻军军官十分了解他，大家从中得到好处，他尤其得到好处。当他的目光偶尔落在—群年轻人身上，其中一个好像一直注视着他宠爱的索菲时，他感到自己的心房膨胀了。

这是一个修长高大的小伙子，举止潇洒。他的眼睛不由自主流露出情意绵绵。这足以使年老的伯爵加以提防了；但突然他的脸孔变得有点苍白，他的薄嘴唇抿紧了，仿佛有一片乌云掠过他的头顶。

“这个可爱的年轻人是谁？”他优雅地问骑士亚历山大·帕莱奥卡帕，后者在他身旁，正塞满了鼻烟。

“您不认识他？这是赛拉齐姆·德尔菲尼，卡特琳娜·德尔

菲尼的儿子；十五年前，她秀色可餐，在赞特度过青春年华，我们的老朋友赛查·扎拉同她来往密切。您记得赛查·扎拉这个可怜的家伙吧！”这个傻瓜最后这样说。他用一大块蓝布手帕掩住脸，想堵住声音吓人的喷嚏，可是为时已晚。

这段对话进行之际，赛拉齐姆·德尔菲尼正在弹琴，唱起诗人兼音乐家、赞特人索洛莫^①的一首曲子，热罗姆·朗查觉得他的嗓子令美丽的索菲产生极其强烈的印象。他以准确无误的目光，看出教女的内心活动，这时他看到她的心在怦然跳动，他数得出怦怦乱跳的次数。她毫不发觉，她全神贯注，而这最辛辣、最锐利的目光盯住她的眼睛，在里面找到和看到泪水，于是感到了刺痛；这目光穿透迷人的头颅，这时，激情的翅膀以诱人的嗓音触到这颗头颅，并使它略微耷拉下来；这目光在头颅里发现、并当场抓住爱情所吁求、而青春准备停当去接受的一大堆想法。末了，他确信赛拉齐姆爱上了索菲，而索菲也跟年轻人心心相印。

试问，在他觉得她的母亲的忠实值得怀疑之际，他是否曾经感到过更刺心的痛苦。宾客散去，他独自跟帕拉齐夫人待在沙龙里时，他对她说：

“亲爱的，您出于什么古怪的想法，让这个赛拉齐姆·德尔菲尼进入您的沙龙？”

“半个月前别人把他介绍给我，”伯爵夫人有点脸红，回答道，每当她设想热罗姆·朗查有点恼怒时，便会这样。“他是巴雷塔夫人的侄子，她在赞特有些亲戚。他到这里过上一个月。关于他，我只知道这些。我仅仅相信，但不敢肯定，索菲在我姐姐家有时见到他。”

她随时随地总是有一种独特的懒散，尤其她想去睡觉时就

^① 德尼·索洛莫(1798—1857)：现代希腊诗歌的倡导者，著有《自由之歌》。

达到高潮；听到她用这种慵倦的口吻说出这番话，这个善于向妇女献殷勤的老头感到不耐烦的冲动，他把双手插进裤兜，大步来回走着，一面没好气地考虑着这几个字：Brutta bestia（愚蠢的畜生）。待他恢复一点平静时，他抓起一把椅子，挪近卡罗琳娜埋在其中的扶手椅旁边，神经质地指手划脚，同她交换这几句轻飘飘地说出的话：

“您难道不知道，您那位德尔菲尼是您的……不！是这个可鄙的家伙……我想说是扎拉先生的亲属，说穿了是他的儿子吗？”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要说的话，我不是漫无目的地乱说一通。您没有注意到，这位先生在向索菲递送秋波吗？”

“送秋波的不光他一个人。”伯爵夫人冷漠地小声说。

“您没看到索菲这个小傻瓜……不！我不愿相信！我不愿朝这方面想！这太可怕了！这样的爱情，她一生中会被出卖两次！而且是被谁出卖，伟大的神灵啊！您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亲爱的；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指责您，我不指责她；我一无所知，我什么也不相信，我毫无怀疑！您满意吗？”

“不要说得太过分，”伯爵夫人反驳说，最终被他的火冒三丈动摇了一点；“您的眼睛骨碌碌地转，令人害怕，您挥拳打在头上和膝盖上。您究竟要怎么样？我能料到德尔菲尼先生不讨您喜欢吗？”

“不讨我喜欢！我的天！她把这个叫做不讨我喜欢！啊！女人！女人！谁说过女人……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但这千真万确！这个人哪，他的眼睛象煤一样黑，还有这种凶狠的相似模样，因为首先是这种凶狠抓住了我，戳我一刀，我差点仰翻在地，晕倒

过去，我向您发誓是这样：这个人没使您翻肠绞肚，没使您害怕吗？您的血管里流的是什麼？是沸腾的奶吗？什麼？”

“您究竟要干什么？您要吩咐什麼？要是您至少解释清楚一点，我们或者可以使您满意，亲爱的。”

“我不愿在您的沙龙里再碰到这个鬼家伙，从明天早上开始，您要禁止您的女儿再跟他说话。”

“得啦，您这个凶神恶煞，”伯爵夫人站了起来，拿起蜡烛盘，“会按您的吩咐去做的。”

热罗姆平静了一点，吻了吻她的手，回到自己家里。

待索非走进母亲房间问安时，已近中午，索非看到母亲在喝咖啡，抽着香烟。她显得比平日更加忧心忡忡，至少更加沉思默想；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圣洁的索非从她的生母那里接受了一种对精神不以为然的见解。她寻思，当母亲的头脑表达思想时，很少会不表达奇特的想法。

“我想对你说件事，索非，我的孩子。”

“说吧，妈妈。”

“不过我会使你不高兴。”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赛拉齐姆在追求你吗？”

索非凝视母亲，认为不该给她以信赖，将秘密和盘托出。

“我想，同别人一样。”她回答。

“你的教父不希望他再到这里来，刚才我给他写了信，我们要到柯尔福去，他用不着再在我们家露面；他知道我们没走以后，便会明白，你再也不想见他。”

“我觉得这不够礼貌；他干了什麼坏事吗？”

“他什麼坏事也没干，我相信他是个忠厚的有才干的小伙